



拾零 著

绞杀战的克星

——记公安部队防空哨

绞杀战的克星

——记公安部队防空哨

拾零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绞杀战的克星：记公安部队防空哨/拾零著。—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1

(抗美援朝战争纪实丛书)

ISBN 7-205-03508-2

I. 绞…

I. 拾…

Ⅱ. ①公安部队-中国-抗美援朝战争
-军事史-史料②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N.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8900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110001)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3 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印数：1—5 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景富 杨立中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李国盛

责任校对：赵 杨

定价：12.00 元

前 言

翻开抗美援朝史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有数不尽、说不完的克敌制胜的光辉战例和为数众多的可歌可泣、名垂青史的战斗英模。然而，在后勤战线上鲜为人知的一角，还有一支专门执行战场勤务的部队，长期奋战在公路运输线上，为保证整个战场前后方紧密结合和运输补给线的畅通贡献力量——这就是不大引人注目的防空哨部队。防空哨，既不见诸于史册，也未闻之于经传；可是，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历史长河中，却不能低估它对取得这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奉献。

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初期，正值美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夺取了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敌机活动异常猖獗时期。根据缴获被我击落的敌飞行员所携军用地图得悉，美帝空中强盗将整个北朝鲜的版图划分为如地图坐标网似的若干区域，由各飞行部队具体区分任务，妄图彻底炸毁我中朝军队后方军事目标、交通枢纽、重要城镇甚至大些的居民点。对我后方的公路、铁路交通运输线，则实行所谓“绞杀战”。就是说，敌人想以用绳索勒脖子的办法，断绝我前方作战部队的物资补给，切断我前后方的联系。

当时，在我空军力量尚幼小，对空火力也非常薄弱的情况下，美国空中强盗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白天，不要说车辆无法行动，哪怕在田野里有一头牛，被敌机发现也要俯冲射杀；夜晚，敌机则以捕捉灯光作为袭击的目标。那时的敌机，简直像

一群群赶不走、驱不散的闻腥苍蝇，天不亮就嗡嗡地“光顾”，低空飞行器嚣张到可以揭掉苦房草和吹飞行人帽子的程度。

我入朝参战部队经反复实践，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愈是消极的躲藏就愈助长敌机的嚣张气焰。于是，开展利用手中武器打击低空飞贼的大胆尝试。

遭我多方打击的空中飞贼，气焰逐渐收敛，但却频频加强了夜间封锁我交通运输线的活动。入夜，大量的飞贼低空盘旋于我各运输线上空，捕捉我运输车辆的灯光，利用车辆行驶时汽车司机看不到、听不着的弱点，俯冲袭击。企图造成我后方运输线车辆，白天不能行动，入夜也行动不成的局面。

1951年12月，志愿军总部明确赋予当时在朝参战、担任战场勤务的部队，把朝鲜战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保护起来的任务。执行任务的手段为两项：一是维护车辆安全，保证运输线畅通；二是密切联系朝鲜人民群众，掌握好交通运输线两侧几十里内的社会情况，进行剿匪肃特。从这时起，在朝鲜战场上我后方的各主要公路线，入夜后为运输车辆防敌空袭、鸣枪报警的战场勤务，沿线展开了。

这是一种在敌“制空权”下的以劣对优，以土对洋，保证战场我前后方形成整体的特殊斗争手段。开创之始，防空哨所即遍布为“东海岸到西海岸，鸭绿江到‘三八’线”——在长达1786公里的公路运输线上，共设哨所824个。后来，又根据需要开辟其他运输线路，又增设哨所200余个，共计1000多个。

是啊，从现象看，防空哨似乎无大作为，满不过敌机来了打打防空枪，没啥了不起。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鸣枪报警的土办法，不但有效地保证了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作战的前后方紧密连接，稳定了战局；而且，也是当时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粉碎敌人依仗“空中优

势”，妄图断绝我前方作战补给的创举。据志愿军后勤部门于战后总结资料称：没设防空哨之前，每日运输车辆在公路上的损失率竟达30—40%，有了防空哨之后，每日车辆损失率，降到0—5%。而且，卓有成效地加速了运输车辆的周转，大幅度地提高了战场后方的交通运输能力。

那些奋战在公路线上的防空哨兵们，不管为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为了保卫交通运输线的畅通，与美帝国主义的“绞杀战”的阴险企图进行殊死的搏斗，其紧张程度有时并不逊色于一线作战。只有如此评价当时的防空哨，才是历史的公允态度。

因此，我不舛献拙，愿把我所知道的防空哨兵的战斗、生活片断，追述万一，以资管中窥豹。并借此，慰藉长眠地下的战友，也敬献青年读者朋友们，愿能读后寥收裨益。

作 者

忆起本书的主人公，我便心潮难伏，感叹不已。战友嘛，除开难以忘怀之外，还觉得他（她）们作为人民子弟兵的普通一员，虽然没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然而，在他（她）们那段平凡的战斗与生活里，却闪耀着光辉品格。

因此，我不舛献拙，愿把我所知道的他（她）们那段暂短的战斗与生活追述下来。借此，慰藉长眠地下的战友；也敬献青年读者朋友们，愿能读后有所裨益。



那是1951年的12月，我们的部队刚刚入朝不久。白皑皑的积雪覆盖着朝鲜战场后方的山峦和大地。美帝国主义依仗着空军“制空权”的优势，对我后方狂轰滥炸的嚣张气焰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奉团首长之命，检查公路防空哨所的建设情况。

有一天，我来到了北朝鲜重镇——顺川，街南靠近交叉路口的754哨所。这个哨所，地处全团担任防空哨任务的要冲地段。因为顺川坐落于北朝鲜的中心位置，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东可至阳德、高原，西通肃川，南达平壤，往北可至介川、熙川，成为交通枢纽。

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曾流行一首叫做《汽车司机之歌》的曲子，词中有一段饶有风趣的朝汉两语问答插话：“亚包，约给

毛一及邦哟（喂，这是什么地方啊）？”答，“这是支援前线最重要的城镇顺川呐！”

754 哨所的位置，不但是连接各地公路的交叉路口，且又地处城镇的边缘，社会情况复杂。终日人来人往，是个繁乱的农产品交易小市场。因此，朝鲜人民军的公安部队，也在这里设立了交通检查站。两男两女，四位朝鲜同志，与 754 哨所的志愿军战士们朝夕相处。

我来到 754 哨所，九连四班长杨光正带领着战士们构筑防弹掩蔽部。展示在我面前的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在一个刚刚揭开的坑道口的作业面上，一个战士手握钢钎专心致志地转动着，杨光抡起 12 磅的重锤，哼呀唉呀地往上砸；三名战士组成排渣组，一人装筐两人抬，搬运作业面前堆积的石渣。尽管天寒地冻，可他们的脸上都流着汗水，脱掉棉袄的上身散发着蒸气。还有两名战士，正在朝着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卸掉引爆装置的重磅炸弹弹体，往外抠里面的“TNT”炸药。手抠太费劲，一个战士抄起一根半截的废钢钎就要伸进去快。恰好被正在抡锤的杨光斜过来的目光看到，他一声断喝：“住手！”连忙丢下手中的大锤跑了过来，“你想干啥？”他从那战士手中夺过钢钎扔到地上，“想把骨头渣子送上天？你不想回国娶媳妇，抱娃子，也得跟大伙商量商量是不是同意啊——我们还觉得这么个死法太不值得呢！”

他看了一眼那两个愣眉愣眼地盯着他的战士，顺手抓起一根小木棍，伸入弹体轻轻地挟着，解释地说：“你们连这也不懂？这东西有个怪脾气，你划根火柴可能点不着它，可硬碰硬迸出来的火星子，一引就爆！”

杨光站起来，发现站在他背后冲他微笑的我。他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打量了我片刻，当即把手伸向了我：“原来团里要

来的王参谋就是你这位‘长官’呐！”故人相逢，他显得分外高兴。

“我也是到你们连才听说你在这里的呀。三年不见，你变化好大噢！”

站在我面前的杨光，中等身材，腰身健壮，宽圆的肩膀，高挺的胸脯，用眼一搭，会使人感到他结实得像一根铁柱；微黑透红的长方脸上，鼻直口阔，两道浓眉下睫毛黑长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而显得机警，流露出刚毅的神情。

我简直难以置信，此人就是三年前在长春外围难民收容所相遇的、那个骨瘦如柴，面若死灰，只有两只眈眈的大眼珠子滴溜转的青年……

那是1948年的9、10月间，国民党长春守军正处于崩溃边缘的绝望挣扎中。为了对抗我军经济封锁而采取了杀民养军政策，简直是不择手段。长春市人民遭受到空前的灾难，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当时，我长春外围的党、政、军立即成立了联合救灾组织，在长春市周围设立了若干个收容站卡，接待外逃的难民，并负责遣往附近各县，安排生活与就业。

那时，我在长春市的东面靠近八里堡的一个收容站。

一天，由市内成群结队出来的难民中，有两个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到处找解放军的首长。我问他们找首长做什么。那男的直截了当地回答，请求首长收容我们给“补”个兵。我笑着问那女的，“你也要请首长给‘补’个兵？”她含羞地点了点头。我故意逗她，“这补兵，男的还凑合；女的，大概不能要，冲不了锋、陷不了阵啊。”这一下，她回答地倒挺爽快：“我俩要死也死在一块！”

她这句话使我有点受感动，心想，这还真像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一对。看他们那天真任性的样儿，我又觉得蛮有意思，不

由得好奇地打量起他俩来：年龄都在十八九，由于长时期缺乏营养，他们很消瘦；但那男青年的坚实骨骼和那女青年的匀称身段，却遮盖不过人们的视觉。往脸上看，虽然面部有些浮肿，气色有些发绿；可那眉清目秀的脸儿，依然掩饰不住人们审美的观感。总之，眼前这两个青年，会使你联想到，如果不是由于长期的饥饿把他们折磨到如此地步，那，可真是金刻玉镂的一对。

我同他们开起玩笑来：“要‘补’兵，在城里也可以‘补’嘛，国民党军不正在到处抓丁拉夫嘛，还用得着费这个事，跑到城外来。”

那男青年有些生气地白了我一眼：“我可不是为了吃饭才想当兵的！要为这，我早就当上兵啦。我是看着那帮玩艺儿来气，别说让我给他们当兵，就是拿八抬大轿抬我，让我给他们当祖宗，我也不干！我弃学从戎，是时局所迫不假，可是还要找个报效国家的门路！”

“嚯！有心胸，有理想。”我口气虽然近似玩笑，但已从心底里喜欢这个青年学生了。“叫啥名字，都干过啥？”

“我叫杨光，她叫赵颖，都是同济中学的学生。我读高二，她读高一。除了求学，啥事也没干过。”

在场的几个人哄然笑了：“到底是念大书的文化人，这名都起的挺嘎咕。你俩是不是早就商量好啦，拿你的太阳光，照她的影子……”

“你懂个啥？这咋叫‘嘎咕’呢，这就叫艺术性嘛！”

面对众人的戏谑，两个青年面红耳赤了。那女的低下头不作声，男的却不肯示弱，他无所畏惧地环视众人，开口反击：“你们别瞎领会，我姓木易的杨，不是太阳的阳；她姓走小月的赵。颖是新颖的颖，不是照明的照，也不是影子的影！”

“你们看，人家到底是读书人吧，说话就拽文……”

我只好把话转入正题，告诉他们要参加解放军当然是好事，表示欢迎；但我们这收容站解决不了。可以把他们的愿望写个说明情况的介绍信，反映上去。要他们到卡伦去找救济难民委员会，提出参军的志愿，他们男女两个，是都会达到目的的。

这对青年男女欣然地拿起介绍信，随同众难民一起去了卡伦，找解放军的首长，要求补兵去了。

两个月以后，也就是东北全境解放，百万大军进关的行军途中，我又和杨光巧遇了。首先是他认出了站在路旁的我。他跃出了新兵连的行军行列，一把抓住了我的左臂。他这陡然的行为，使我不禁一惊。

“同志，还认识我不？”他带点顽皮的笑着。

我从愣怔中定了定神，端详了他一会儿，才想起来：“噢，你叫杨光！到底‘补’上兵了。穿上军装神气多了，也长胖了，太好啦！”我亲热地拉着他的手，像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小伙子，真帅真棒！哎——你照的那个影子呐？”

“她呀，正像你所说的，冲不了锋，陷不了阵，分配到卫生队学当卫生员去了。”他带几分骄傲地说。“哎，你是不是在团部、师部，没见过她吧？”

“没有。别说不一定在一个团，在一个团也难得巧遇。何况见了面她也不会认识我呀。”

“咋还能不认识呢？忘不了你给写介绍信的好处。”

我心想，这小子到底还是单纯，只知道个团部、师部。部队如此之多，谁知道她在哪个团部、师部还是别的什么部？但我没有明说，依旧同他玩笑：“这下糟啦，你们俩这一分开可就成不了事儿啦！”

“成不了啥事呀？”

“没有你这阳光，怎么能照得上她那影啊！”

他轻轻捣了我一拳：“你这当官的，尽拿咱小兵开心。”

从那以后，一别就是三年多。其实，说来也巧，我们还真是都在一个团。

“欢迎王参谋到我们班来检查指导。”杨光既诚恳又带几分调皮地口气说。

“不敢，我是来学习的。全团接受新任务，都在从头学起。”

“嘿，你这领导还挺谦虚——别这么说话，”他顽皮地煞有介事地立正，“说是说，笑是笑，你是领导机关下来的上级，我必须郑重其事地向你汇报，接受你的指示。”

“你快给我‘靠边稍息’去吧”。我笑着把他推开，“你在长春那几个月的饿还真没白挨，还真跟国民党学了一套东西。”

“哎，‘打人别打脸，说话莫揭短’嘛。咋的？挨饿，那也是本人历史上的‘光荣一页’——有道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说眼前的，还是先请王参谋到班里坐吧，本班长好向上级汇报。”

“先别耍嘴皮子。我问你，你这哨所掩蔽部打算怎么个修法？”

“报告首长，‘卑职’打算‘先上马，后加鞭’——先抠个藏身洞，再继续掘进它20—30米，扩大到能睡10—20人。”杨光用玩笑的口吻，说出了他一本正经的计划。

“你可真是‘宝器’，五、六个人的哨所挖那么大做啥？有劲没处使啊。”

“嘿，防空哨是‘司机之家’嘛，不准备多住几个人还行？再说，我们这还有那四位朝鲜人民军检查站的‘道木’（同志），也得为他们考虑个藏身之所呀。”

杨光的几句轻松甚至带点戏谑的话，使我内心受了触动，作为领导机关下来检查哨所建设的参谋，感到自愧不如了。眼前

这个说话有点风趣的小伙子，对如何建设哨所比我想得宽、看得远。到底不愧为九连的模范班长。是啊，团领导对754哨所不大放心的，其中就有这么一条：能否与朝鲜人民军检查站的同志搞好关系，不是个一般性的问题。杨光在哨所建设上，想到了要为几个朝鲜“道木”准备个“藏身之所”，这就颇有主动搞好团结的思想与行动基础。

我想了解一下杨光班的执勤环境，从哨所的建设到他们班里的住处——朝鲜群众家里的内务卫生整顿。我走到哪，杨光陪伴到哪，除介绍情况以外，很少说多余的话。他们班的两个哨所和住处我都走遍看完，杨光又毫不隐讳地给我讲述了班里同志对执勤认识偏差的思想状况和周围的社会情况。直到最后，我准备离开四班了，他才一本正经地问我：“王参谋，你都看到了，我们这儿还没乱出个头绪哩。上级交代，这754哨所的位置挺复杂。说真个的，能不能圆满完成任务不出事，我心里真没底。请你作作指示，把兄弟单位的哨所建设情况传传经。”

“你别‘将’我的‘军’，我说得明白，是来学习的。你这里好的经验，好的设想，我还要到别处去推广。我现在刚下来了解情况，脑袋里是空的，啥也说不出。要‘传经’，等下次来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临走，他送我上路，低声问我：“团司令部的驻地不是离团后勤很近吗？你见过她没有？”

“啊？你问我见过谁呀？”我给他问愣了。

“小赵呗。”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这才想起了赵颖，想起了他俩的关系。可是真的，我倒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怎么，她，那个你照出来的影子，也在咱们团吗？”我不禁惊喜地问。

“在，就在团后勤卫生队。巧啦，她也是一分配就到了这个

团。”

两三年来，团后勤驻地距我们近也罢，远也罢，我还从没去过团卫生队，更未注意有无赵颖其人。全团女同志满打满算也不过十来个，都在机关和卫生队。在司令部、政治处工作的女同志，倒都熟悉，工作上有接触。后勤，平时接触机会不多，即便我同赵颖见过面，也不会认识，我对她没有任何印象了。经杨光这么一问，我倒有点说不出的尴尬：眼皮底下就这么几个女兵，竟不知有个叫赵颖的。我索性对他来个以攻为守：“那好啊，都在一个团，可以经常约会见面喽。”

杨光并没有识破我这小小的“阴谋”，他连忙分辩：“哪有的事儿！在国内，一年都难得见一两次面；来到朝鲜，相隔几十里，别说见面，连一点消息都不通了。”

他说的是真话。我不禁产生了同情心，朝他理解地笑了笑：“想她啦？我可以为你做个传书递简的‘红娘’——为你们甘尽义务，如何？”

他的脸唰地红了，支吾地说：“不，不是那么回事。出国前在沈阳我就听说她病了，忙忙乎乎地也没来得及请假去看她。直到现在，不但不知她的病好没好，也不知她是随队入朝，还是留在国内留守处？”

“唔！原来如此。”我理解地点了点头，“团司令部离后勤驻地不过二、三里路，你可以写个信交我带给她。我保证及时送到，也等于赐我一个‘识荆’之便嘛。”

杨光不好意思地笑了：“看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哪还容空啊。”

我故意爽朗地笑着：“这好说，我晚走一会儿，咱们到哨所，你去写吧，写个便条也行。那些背人保密的体己话儿，相信我，你就尽管写；不相信，可以暂免。给我开个‘介绍信’也行啊，

我保证为你们接通这条‘热线’。”

我们并没返回哨所。杨光从小本子上撕下两页纸，蹲在地上用铅笔不一会儿就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折成三角，交给了我。

就这样，由于我同杨光三年前在长春外围的相识之缘，来朝鲜后的第一次相见，我们完全像多年的老朋友，无拘无束，嘻嘻哈哈。

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初期，正是美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夺取了朝鲜战场的“制空权”，敌机活动异常猖獗的时期。根据缴获被我击落的敌飞行员所携军用地图得悉，美帝空中强盗将整个北朝鲜的版图划分为如地图坐标网似的若干区域，由各飞行部队具体区分任务。妄图彻底炸毁我中朝军队后方军事目标、交通枢纽、重要城镇甚至一些大的居民点。对我后方的公路、铁路交通运输线，实行所谓“绞杀战”。就是说，敌人想以用绳索勒脖子似的办法，断绝我前方作战部队的物资补给，切断我前后方的联系。

当时，我空军力量不足，对空火力也非常薄弱，美帝空中强盗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白天，不要说车辆无法行动，哪怕田野里的一头牛，被敌机发现也要俯冲射杀。夜晚，敌机则以捕捉灯光作为袭击的目标。有的战士风趣地说：“这飞贼，真不像话，早晨还没等你起床，它倒进屋啦！”这话当然有些夸张。不过，那时的敌机的确讨厌得很，像一群群赶不走、驱不散的闻腥苍蝇，天不亮就嗡嗡“光顾”；低空飞行器嚣张到可以揭掉苦房草和吹飞行人帽子的程度。

我入朝参战部队经过反复实践，体会到在这种情况下，消极地藏藏躲躲，只能更加助长敌机的嚣张气焰。于是，开展了利用手中武器打击低空飞贼的大胆尝试。只要敌机低飞俯冲，步兵武器轻重机枪打，甚至步枪、冲锋枪也打。这样做，卓有成

效，用步兵武器击落敌机的事例，在朝鲜战场上屡见不鲜。

遭我多方打击的空中飞贼，气焰逐渐收敛。但却频频加强了夜间封锁我交通运输线的活动。入夜，大量的飞贼低空盘旋于我各条运输线上；捕捉我运输车辆的灯光。利用车辆行驶时汽车司机看不到、听不着的弱点，俯冲袭击。造成我后方运输车辆，白天不能行动，入夜也行动不成的局面。

1951年12月，志愿军总部明确赋予当时在朝参战、担任战场勤务的部队，把朝鲜战场后方的主要交通运输线保护起来的任务。执行任务的手段为两项：一是维护车辆安全，保证运输线畅通；二是密切联系朝鲜人民群众，掌握好交通运输线两侧几十里内的社会情况，进行剿匪肃特。从这时起，在朝鲜战场上我后方的各主要公路线；入夜后为运输车辆防敌空袭、鸣枪报警的战斗勤务，沿线展开了；一种在敌“制空权”下的以劣对优、以土对洋，保证战场前后方形成整体的特殊斗争手段——“防空哨”，应运而生了。

开创之始，防空哨所即遍布在“东海岸到西海岸，鸭绿江到‘三八线’”——长达1768公里的公路线上，共824个（后又开辟了一些路线，增设哨所200余个）。因此，执行这种战斗任务的部队，分布得面广、线长、点多，极为分散，不易管理。

杨光的九连四班，担任两个防空哨所。一个是顺川街南的754哨所；一个是再往南走约3华里的755哨所，由副班长王化民负责。作为九连，承担着近50公里的运输线防空哨任务，从部署上，是把杨光的四班放到最要冲的位置上的。这一地段，在全团来说，也是重点。

二

有道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三天后，我专程到团后勤卫生队找赵颖“传书递筒”去了。

从团司令部到后勤驻地的峻岩里虽然不过一公里左右的路程，但我平时并没来过这地方。主要因为，一是入朝后到此地“安营扎寨”不久，还没来得及熟悉周围环境；二是我的工作业务同后勤联系不多，没有机会到此。

这天晚饭后，我信步来到这个山窝窝里的小自然村。村不大，仅30—40户人家，风景却很别致。村里村外尽是树木，仿佛各家各户都有意地隐匿在这片树林子里。如果在夏季，只怕你走到村庄的近前，也只见树林，不见房屋。一条4、5米宽的小河，从山谷深处蜿蜒贯穿小村伸向谷外，薄冰层下流水潺潺。时已日暮黄昏，尚有两三个朝鲜妇女跪在小河边，破冰打水，搓洗和用木棒敲打着衣物。

我一路打听，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赵颖和其他两个女伴的住处。女伴们说，她正在厨房里洗头，要我稍等。我只好暂且留在这个巾幗的小天地。

同样是朝鲜群众的房屋，交给女同志们住就有所不同了。爱整洁、喜修饰是她们的天赋。屋子里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点缀，但却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井然有序。空气中散发着令人惬意的女性特有的温馨。

那年长一点的女同志我认识，她叫马萍，是我们团参谋长的爱人，她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到她爱人那里去的。她看出了我有点心绪不宁，就对那位虽有点发胖但却生得眉清目秀的姑娘说：“小范，你去看看她，天黑啦，别让王参谋久等。”